



汉江上游沿江地区 方言语音研究

The Phonetic Study on the Dialects of
the Riverside Areas in the Upper Hanjiang River

柯西钢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成果

汉江上游沿江地区 方言语音研究

The Phonetic Study on the Dialects of
the Riverside Areas in the Upper Hanjiang River

柯西钢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江上游沿江地区方言语音研究 / 柯西钢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1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24187-3

I. ①汉… II. ①柯… III. ①西北方言—方言研究—陕西 ②西南官话—方言研究—湖北 IV. ①H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3207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HANJIANG SHANGYOU YANJIANG DIQU FANGYAN YUYIN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27.75

字数: 526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 元

审图号: GS(2018)5147 号

策划编辑: 禹明超

责任编辑: 王 宁

美术编辑: 李向欣

装帧设计: 李向欣

责任校对: 段立超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

序 言

邢向东

柯西钢的《汉江上游沿江地区方言语音研究》要出版了，这是我早就期待的。这部专著是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设计，修改补充而成的，是汉江上游地区（以陕南为主）方言的最新研究成果。我有幸通读过两遍书稿，也提过一些修改意见，几乎见证了这部著作从选题到出版的全过程。西钢命我写序，我欣然同意了。

本书对汉江上游 18 个县区 36 个方言点的语音系统做了田野调查，对其音系做了细致的描写，以中古音为框架讨论了该地区方言的种类、特点、分布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各地方言的演变及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西钢记音能力很强，语音描写准确而要言不烦，讨论方言演变详略有度，宏观微观相得益彰。这部书精彩的地方很多，我最喜欢的是下面几点，愿与读者分享。

第一，选择对象和研究问题的角度比较独特。作者以汉江为主线，选择上游沿江地区方言作为考察对象，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人口来源与方言分布、方言特点结合起来，观察方言及其演变和流播，并用方言特征地图加以展示。总体上属于区域方言研究方法与地理语言学方法相结合的考察。汉江上游涉及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地理形势复杂，北有秦岭，南枕巴山，东西两面都与中原官话、西南官话交界，其间还杂有江淮官话、赣语、湘语（丹江流域还有客家话）等方言或方言岛。那么，这些大大小小的方言，在共时平面上具有哪些语音特点、构成什么关系呢？汉江在这些方言的形成及方言特点的流播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就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可见，西钢在确定研究视角和路径时，的确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本书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论字数达到全书的五分之二），将语言分析与自然、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密切结合起来，讨论该地区方言的内部关系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讨论汉江在本地区方言特征的形成、演变及流播中的作用。在阐述自己的思考和观点的过程中，

他不时地从宏观进入微观,在不同的方言层次、方言区域内详细而透彻地考察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得出了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的结论: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可以以汉中和安康的界限分为东西两部分,两部分地区又各分为城关地区方言和山区方言,四类方言之间差异较大,分别与中游或下游地区方言存在共同点。

汉江在上游地区方言的形成过程中承担了由中、下游地区(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向上传输各类方言成分的作用,传播形式可以概括为“贯通东西,沟通南北”……汉江在向上游输送移民的同时,因移民构成、地理位置以及迁入地原有居民状况等因素的差异,方言音韵特征会在不同地区受到不同方言的“阻击”。

所谓“阻击”,就是指如果迁入地原来的方言比较强势,居民众多,那么新移民带来的方言特点就难以传播开来,只能“躲进深山成一统”,保持自身特点;或是在与当地方言的互动中逐渐消磨自身特点,融合到当地的强势方言中。于是,该方言特点的传播到此止步。

上述结论,是以前文对方言音韵特征、方言演变特点的分析为基础,同时对该地区的地理状况、历史行政、人口流动等因素加以综合分析以后得出的,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汉江在上游地区的方言演变中能够“贯通东西,沟通南北”,体现了大江大河在人口、语言的流动中既相阻隔又相连通的双重作用,又有其上游地区特殊的地理形势和移民运动的独特原因。

第二,考察方言特点、方言分布、方言演变的过程中贯穿了“方言接触导致方言交融”的理念。笔者在《论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中曾经指出:“陕南方言是研究方言接触、方言融合的活标本。比如,不同方言之间发生密切、深刻的接触以后,互相影响的方式是什么?层次是什么?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子系统中,按照什么层次互相吸收、交融?在某个子系统内,又是按照什么层次发生吸收、融合?以语音为例,在声母、韵母、声调、音变等不同层面,发生变化的方言,哪些方面先变?哪些方面后变?在声调系统中,是调类先变,还是调值先变,还是连读变调、轻声更容易发生变化?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调类的混同要落后于调值的漂移。”^①西钢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贯穿全书,从语音、词汇、语法的宏观层面,到声母、韵母(介音)、声调的中观层面,再到调类、调值(调型)的微观层面,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请看他对调值问题

^① 邢向东:《论陕南方言的调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的观察:

以汉江上游地区方言为例,调值的趋同最明显的表现要属西南官话曲折调的影响。从紫阳、汉阴往西包括十余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方言在内,去声一律读作曲折调 213 或 214,这其中有的属西南官话,有的属中原官话,有的属中原官话与江淮官话或赣语杂糅的方言。这种曲折调调值的影响非常大,并施加于不同类型的方言。

本书对调类和调值在汉江上游沿江方言中演变速度、演变层次的细致考察,再一次证明了,调值、调型很容易形成方言的区域共性,成为区域性特征,但如果以之作为方言分类的标准,则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

再如,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舌尖后元音[ɯ]。且看本书对这个音的分布情况及其在音节结构中不同地位的分析:

汉江上游地区从陕西石泉往东至湖北郧县广大地区方言的韵母系统里也存在[ɯ],石泉以西地区方言中没有[ɯ]。汉江上游地区[ɯ]的分布呈现出复杂的特点:西部石泉全县方言基本都存在[ɯ]类韵;中部汉阴、汉滨、旬阳、郧西等县区远离汉江的南北岸山区方言都有[ɯ]类韵,靠近汉江的河谷地区虽没有[ɯ]类韵但存在[ɯ]音值,合口呼韵母与舌尖后音声母[tʂ tʂʰ ʂ ʐ]相拼时 u 音值接近[ɯ];南部紫阳全县方言都没有[ɯ]类韵但存在[ɯ]音值;东部郧县城关话中没有ɯ类韵但存在[ɯ]音值。

接着,作者又在更小的范围内,分析了白河境内后山茅坪话音系中的[ɯ]类韵与城关话韵母中的[ɯ]音值的本质区别。在前文的音系归纳和描写中,他也明确区分了[ɯ]类韵和[ɯ]音值:前者在音位层面独立出来,后者则作为[u]在[tʂ tʂʰ ʂ ʐ]之后的一个变体。这种处理是恰当且比较高明的。只有将不同性质的似是而非的现象区分开来,才能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说清楚。

[ɯ]类韵与[ɯ]音值是两个相关却不同的现象。前者是该地区方言从江淮官话黄孝片和赣语怀岳片继承下来的一组音类,该音类以古知系合口字与见系合口三四等字的合流为典型的音韵特征,以其韵母或介音读[ɯ]为典型的表现形式(在广大湘语地区,这两组韵母合流后往往读撮口呼)。汉江上游地区有[ɯ]类韵的方言,不是来自江淮官话黄孝片或赣语,就是深受它们的影响。而没有[ɯ]类韵但有[ɯ]音值的方言,在音类特点上与上述方言大不相同,韵母(介音)的发音却受到影响,与它们趋同。为什么深居南北大山、地位处于弱势的方言,能够在发音上影响处于强势的城区等河谷地带的方言呢?我想,这一方面有人口交流、交融的因素,另外还有[tʂ tʂʰ ʂ ʐ]与[ɯ]在发音部位、发音姿态上的高度和谐

有关。也就是说,欲理解方言对方言的影响,不能仅仅看哪家的地位高、势力大,还可能要观察哪一种发音比较容易些(当然是相对的)。汉江上游地区多样的方言交融现象以及本书的描写、分析,对我们考察同类现象有着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

第三,深入分析了古蜀道在移民输送、方言流播中的作用。俗话说“秦岭七十二峪”,其中好几个峪口就是秦岭古道的入口,循此可以通达安康、汉中,进一步抵达巴蜀。小时候看楚汉相争的故事,读到刘邦采纳韩信之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记载;读《三国演义》时看到诸葛亮六出祁山、天水收姜维、秋风五丈原,邓艾率奇兵出阴平道、裹毡滚下摩天岭突袭蜀都的故事,每每心驰神往!后来有机会到秦岭北坡的子午峪、太平峪一带游玩,循河谷迤逦穿行时,往往禁不住玄想,战乱、灾荒年代,那些避乱的秦陇灾民是如何携老扶幼,沿着这些古道艰难地徒步逃往陕南、川渝的?每念及此,就有一种穿越秦岭古道的冲动。读西钢这本书稿的时候,我惊喜地发现,他对秦岭古道在方言传播中的作用,做了细致的考察:

这六条秦岭古道中褒斜道开发最早,使用时间最久,规模最大,也最为平缓;傥骆道距离最短但也最艰险;子午道距离最长。这三条都是连接汉中地区和关中地区的,子午道可通汉中和安康两地,蓝武道主要连接关中和汉江中下游地区,库谷道主要连接安康和关中地区。

这段话中没有提及的最西面的一条,就是“陈仓道”。再看作者对傥骆道、子午道、蓝武道与汉江上游关中片方言的关系所作的考察:

关中地区……其方言通过秦岭南北的交流深刻地影响着古道沿线地区,如知庄章组合口字声母读唇齿塞擦音[pf pfh f]、端透定母字今塞擦化、泥来母今不混、德陌麦韵开口一二等字今读复元音[ei/əi]等。秦岭以南关中片方言区就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周边其他县乡离秦岭驿道较远,受这些方言的影响就非常小了。

老老实实的考察得出扎扎实实的结论。在讨论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和西南官话成渝片对该区域方言的影响时,作者首先考察的就是古蜀道的连通作用,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得其要领。横向有汉江,纵向布蜀道,大河通舟楫,古道可行旅。笔者以为,不仅在考察汉江上游方言与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的关系时,要充分考虑到古蜀道的输送作用,而且在考察西北官话与西南官话乃至西北官话与客赣方言的历史关系时,都应当充分考虑到西部移民大通道的输送作用,尤其是秦岭西段相对平缓地带的古驿道,在移民行进、方言流通中的作用。

本书有许多优点，需要读者自己来评判。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我想，未能涉及词汇、语法问题，是令人遗憾的地方。不过，作者既然将考察对象设定为“语音研究”，我们也就不能苛求他面面俱到。希望西钢在今后的研究中多关注词汇、语法问题，使自己对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研究更加系统，更深一步。

柯西钢 2008 年博士毕业，一转眼已经 10 年了。这些年来，他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脾气好，为人随和，不论谁有什么事情找他，都有求必应，对老师的事情更是从不耽误，所以招来的事儿也就多了起来。几年来，他先后参加了胡安顺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方言音系汇纂及方音对照处理系统研究》(2014)和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2015)，而且都是子课题负责人，戏码颇重。他从 2014 年开始主持学校陕西文化资源开发协同创新中心项目《陕西方言地图集》，今年这个课题又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间还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江上游地区方言语音研究》(2013—2017)。可见他的研究能力是很强的。2013 年起，西钢先后担任文学院副院长、社科处副处长等职，还要兼任语言资源开发研究中心副主任，教学、科研、行政，样样不能少干，事情越来越多。但他总能合理地分配精力，高效地完成手头的事情。

尽管西钢的平衡能力很强，但我更期待他的，还是在学术研究上多下功夫，拿出更多的成果，在陕西方言研究和汉语方言学的路上登得更高，走得更远。

是为序。

2018 年 9 月 25 日
于西安 俗雅斋

目 录

第一章 汉江上游沿江地区概况	(1)
第一节 汉江上游地区地理概况	(1)
第二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及研究概况	(3)
第三节 方言代表点的选择、材料来源及发音合作人	(9)
第二章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代表点音系	(16)
第三章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音韵特征	(59)
第一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声母的特征	(59)
第二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韵母的特征	(67)
第三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声调的特征	(77)
第四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异读	(80)
第五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异读类型的地理分布及其混合性 特征	(86)
第四章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与周边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方言音韵特征的 比较	(89)
第一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与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音韵 特征的比较	(89)
第二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与西南官话成渝片方言音韵特征的 比较	(92)
第三节 汉江上游地区鄂北片方言的内外比较	(95)
第四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与汉江中下游地区方言音韵特征的 比较	(103)
第五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方言音韵特征的 比较	(106)
第五章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117)
第一节 中原官话关中片、秦陇片对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 影响	(117)

第二节	西南官话成渝片对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影响	(126)
第三节	中原官话南鲁片、西南官话鄂北片对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影响	(130)
第四节	江淮官话黄孝片等南方方言对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影响	(132)
第六章	汉江在本区方言特征流播及形成演变中的作用	(144)
第一节	汉江上游地区的自然条件及方言的形成	(144)
第二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混合性特征	(148)
第三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音韵特征的分布规律	(158)
第四节	汉江在方言音韵特征流播及形成演变中的作用	(165)
第五节	从几个个案看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的接触和演变	(171)
第六节	汉水文化研究与汉江流域方言研究	(183)
附录一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地图	(192)
附录二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音系基础字读音对照表	(212)
参考文献		(420)
后 记		(428)

第一章 汉江上游沿江地区概况

本书研究的范围是汉江上游沿江地区,地理上属于汉江上游但未处在干流沿江的甘肃陇南、陕西商洛、河南南阳等地区方言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因行文从简,下文提到的“汉江上游地区”均指“汉江上游沿江地区”。

第一节 汉江上游地区地理概况

汉江又称汉水,是长江的一级支流,古时曾名沔水、襄河、漾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一道并称“江河淮汉”。《尚书·禹贡》记:“番冢导漾,东流为汉。”其中的“漾”“汉”都指汉江。汉江流域地处我国中心地带,是连接我国西北、西南、中原、华北、华中地区的枢纽,现在是中国重要的粮油基地和茶叶产地,区位优势在全国举足轻重。汉江是中国腹地少数未被污染的河流之一,是南水北调工程的主要水源。

汉江全长 1577 千米,就长度而言为长江第一大支流(就流量而言长江最大支流为嘉陵江)。汉江的发源地在陕西省西南部秦岭与米仓山之间的宁强县(隶属汉中市)冢山,而后向东南穿越秦巴山地的陕南汉中、安康等地,进入鄂西北过十堰市流入丹江水库,出水库后继续向东南流,过襄阳、荆门等市,在武汉市汇入长江。汉江流域面积共 15.1 万平方千米,涉及鄂、陕、豫、川、渝、甘 6 省市的 20 个地(市)区、78 个县(区)。流域北部以秦岭、外方山及伏牛山与黄河流域为界;东北以伏牛山及桐柏山与淮河流域为界;西南以大巴山及荆山与嘉陵江流域为界;东南为江汉平原。

汉江流域总体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形成了一个东南向敞开的簸箕形。汉江流域地质构造大致以淅川—丹江口—南漳为界,以西为褶皱隆起中低山区,以东多为平原丘陵。上游地区绝大部分是山地,汉中平原是上游地区面积较大的平原,主要分布在汉中市区及周边的城固、洋县、勉县、南郑县城一带。

汉江可分为上中下三段。丹江口以上为上游,长约 925 千米,穿行于秦岭、大巴山之间,交替出现峡谷和盆地,河道蜿蜒曲折,其干流流

经陕西宁强、勉县、汉台区、南郑、城固、洋县、西乡、石泉、汉阴、紫阳、汉滨区、旬阳、白河，湖北郧西、郧县、张湾区、茅箭区、丹江口等县区。丹江口至钟祥为中游，长约 270 千米，河流流向从东西方向转变为西北至东南方向，穿行于低山丘陵之间，河谷逐渐开阔，干流流经老河口、谷城、襄阳、宜城、钟祥等县区。钟祥以下为下游，长约 382 千米，主要流经江汉平原，水流缓慢，河床淤浅，干流流经沙洋、潜江、天门、仙桃、汉川、蔡甸、东西湖等县区。

汉江流域是水灾多发地带，平均每十年就会有一次大灾，这与流域内独特的地貌有密切关系。当发生全流域性大暴雨时，暴雨移动方向往往与干流流向一致，加上地形陡峻，重要支流汇口相距不远，使洪水迅速汇集，规模很大。加之明清以后，汉江上游山地大规模的垦殖，造成植被严重破坏，下游地区大规模筑堤，导致河槽日渐狭窄，泄洪困难，也在客观上促使了水灾的发生。

汉江干流水量充足，航线很长，沟通了陕西、湖北两省广大地区。几千年来，汉江为这一广大区域内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曾经做出巨大的贡献。根据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的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汉江就是今湖北、湖南和四川、陕南向中原运输贡赋的要道。陇海铁路通车宝鸡以前，陕南和部分陇南的很多货物都要顺汉江运到汉口。可以说，在历史上汉江干支流一直是本区域的骨干交通网。

汉江上游干流流经陕南、鄂西北的 18 个县区，这里北邻秦岭，南通巴蜀，东与鄂、豫相接。北上可进关中，南下可至湖北、四川，通过汉江通道又能与江南相连。另一方面，汉江上游地区处秦巴山区，秦岭、大巴山、武当山分布在四周，汉水及其支流贯穿其间，老林密集，人烟稀少。再加上气候适中，水量丰沛，自然资源丰富，是移民迁徙的理想之地，可以说是一个既封闭又开放的地区，历史上这一区域一直是北方移民和巴蜀移民的重要通道和迁入地。

汉江上游西部的汉中地区，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农业生产水平较高，自古以来都是汉江流域的“鱼米之乡”。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城固、洋县等地曾经出土过近千件青铜器，2004 年城固“宝山遗址”出土了距今 3400 多年的商代中早期青铜器，展现了汉中地区悠久的历史。有考古专家认为，早在商代，今汉中地区就有可能是一个文明古国，与中原商文明、成都蜀文明有着同样的辉煌。现在汉中市已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生态示范建设试点地区，被誉为陕西的“小江南”。

汉江上游东部的安康地处秦巴山地,在地方志中被描述为“东接襄沔、西达梁洋、南通巴蜀、北控商虢”,地扼南北要冲,为陕、鄂、豫、川、渝五省市交界之地,文明史可以上溯到石器时代。历史上,从春秋时期的秦、巴、楚之争到战国时期的秦、楚相争,到三国时期的魏蜀相争,再到后来的宋金相争、宋元相争,处于“秦头楚尾”的安康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常年的战乱使这里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一直处于非正常状态,加之山势陡峭,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明清两代,安康地区分别涌入了大批来自中原地区和江南^①地区的移民,一方面增加了人口基数,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加快了这里的开发步伐。

汉江上游鄂西北地区包括郧西、郧县、十堰市区(张湾、茅箭两区)和丹江口5个县区。郧县青龙泉的考古发现,反映了鄂西北作为“我国远古三大文化的交汇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的悠久历史。现在的十堰市既是闻名全国的汽车工业基地,又是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是鄂豫陕渝四省市交界地带区域性中心城市。

第二节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及研究概况

一、汉江上游地区方言概况

根据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汉江上游沿江18个县区的方言分别归属以下四片:中原官话秦陇片(宁强_{部分}、勉县_{部分}、汉台区_{部分}、南郑_{部分}),中原官话关中片(洋县、汉滨区_{部分}、旬阳_{部分}、白河_{部分}、西乡_{部分}、城固_{部分}),西南官话川黔片(汉阴、汉台区_{部分}、勉县_{部分}、宁强_{部分}、城固_{部分}、南郑_{部分}、石泉、紫阳、西乡_{部分}),西南官话湖广片(白河_{部分}、郧西、郧县、张湾区、茅箭区、丹江口)。近年来,随着方言调查的不断深入,这一地区的方言面貌逐渐被全面地展示出来,并以其复杂的混合性特征备受方言学界关注。

汉江上游地区处于陕、甘、川、渝、鄂、豫几省市交汇地带,总体来说不属于历史上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加之人口大部分由明清两代迁入的移民后代组成,这决定了汉江上游地区方言属外源性质,主要由移民方言构成。

^① “江南”在明清时代泛指长江以南地区,包括今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地,来自这些地区的人通常被称为“江南人”,所讲方言被称为“江南话”。

历史上,汉江上游地区经历了两次大的移民。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运动中安置的北方地区移民,后经天灾、战乱,明末清初本地区已经“百姓十去其九,百里不闻人声,四境荒芜,城郭乌有”^①。另一次是清代乾隆年间开始,在“湖广填四川”过程中来到汉江上游的南方地区移民,据葛剑雄、鲁西奇、张晓虹、薛平拴、陈良学等人考证,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汉江在流民迁徙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各地移民方言以及当地原住民方言在生活生产过程中互相接触、互相交融。明代先迁入的移民多居住在地势相对平坦、交通相对便利的临近汉江河谷的城镇,方言接触更为全面,交融速度更快。清代后迁入的移民多居住在交通不便、离汉江干流较远的后山地区,方言相对较完好地保留着移民迁入之初的面貌。目前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地区复杂的方言现状就是在这样的地理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的。

汉江上游地区方言深受中原官话关中片、中原官话秦陇片、中原官话南鲁片、西南官话、江淮官话、湘语以及赣语的影响,属于混合性质的方言,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混合成分和混合比重。

汉江上游西部汉中地区近川渝,历史上迁入了大批蜀地移民,方言受西南官话影响很大,语音、词汇、语法的西南官话特征都很明显。汉台区以西勉县、南郑、宁强的沿汉江地区方言同时受其西部、北部中原官话秦陇片的影响,如深臻曾梗摄开口舒声字今读前鼻音韵母[ən in],泥来母洪音字今读边音[l],泥母细音字今读[n],来母细音字今读[l]。汉台区以东城固、洋县、西乡因位于连接关中平原和汉中盆地的古傥骆道、子午道两侧,深受中原官话关中片影响:县城及其周围地区方言德陌麦韵开口一二等字今读复元音韵母[ei/əi],泥来母字今不混,知庄章组合口字声母今读唇齿塞擦音、擦音[pf p^h f],古端透定母字声母今塞擦化。

汉江上游东部安康地区方言性质最复杂,上述七类方言成分几乎都有保留,体现了这一带移民大杂汇的特点。西部石泉、汉阴、紫阳三县距川渝地区较近,古入声字今全读阳平,应属西南官话。另一方面,清代这一带曾迁入大批长江中下游地区移民,部分地区方言中保留着江淮官话、湘语以及赣语的特征。例如,石泉城关方言保留部分江淮官话特征,古遇山臻摄合口三四等见晓组字与知系合口字合流为声母[tɕ]组、

① (清)严一清:《白河县志·地理志》卷一,嘉庆六年刊印。

韵母今都读[ɥ]类韵,影疑母开口二等舒声字白读为[ŋ]母;汉阴县蒲溪、田禾一带方言是陕南湘语区,全浊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无论平仄白读音一般都读不送气清音,舌根擦音[x]逢合口字和唇齿擦音[f]相混情况普遍,知章组合口三等字和见晓组合口字合流为声母[tɕ tɕʰ ɕ]、韵母撮口呼;汉滨区西南角与紫阳、汉阴三县接壤的牛蹄乡和石泉迎丰镇属赣语方言岛,去声今分阴去和阳去,还保留入声调,古全浊和古次清塞音塞擦音声母合流、无论平仄今大多读为送气音,古咸山摄一二等字今韵母主要元音有别。

作为汉江上游东部的政治、经济中心,汉滨城区、旬阳城区及其周边地区自古以来就与关中地区交往密切,方言中表现出很多中原官话关中片的特征,如古德陌麦韵开口一二等字今读复元音韵母[ei],古泥来母字今不混,其中汉滨城区方言古知庄章组合口字声母读唇齿音[pf pʰ f],旬阳城区方言有[ɥ]类韵母。

安康地区最东端的白河和湖北省西北角的郧西是陕鄂两省的交通要地,明代曾有一大批中原地区移民由南阳盆地南下再沿汉江北上至此,故白河、郧西两县沿汉江地区方言以中原官话南鲁片为基础,如古清声母入声字和次浊声母入声字今读阴平和阳平两类,古蟹止山臻摄端系合口字今介音消失、读开口呼韵母,古果宕咸山摄一等见晓组字开合口合流等。两县方言同时也深受西南官话影响:郧西县地处湖北,与武汉等西南官话区交流更多,所受影响更大,古清声母入声字和次浊声母入声字中今读阳平的比例要大于白河沿江地区方言。两县的后山地区居民以清代南方地区移民的后代为主,这些移民多来自湖北省东部、东北部的江淮官话黄孝片地区,很多方言特征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如去声分阴阳,古遇山臻摄合口三四等见晓组字与知系字合流为声母读[tʂ]组、韵母读[ɥ]类韵,古蟹止摄合口一三等帮端系字今白读韵母为[i](其中精组字白读声母为舌面音[tɕ tɕʰ ɕ]),古影疑母开口二等舒声字白读声母为舌根鼻音[ŋ],古梗通两摄合口影晓组字韵母今读齐齿呼音节[iəŋ],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帮组字、通摄合口字今读开口呼韵母[əŋ]。在三四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沿江地区和后山地区交往密切,两种不同性质的方言也互相渗透、影响,形成了今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郧县、十堰市区和丹江口在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中被画入西南官话湖广片鄂北小片,这些地区通过汉江河道或随枣走廊与鄂北、鄂中以及省城武汉联系非常紧密,方言受西南官话影响很大。例如,古清声母入声字和次浊声母入声字中大量读阳平,古果山入宕入摄见系一等字开合

口合流,常用字“去”读作 $[k^h\mathfrak{a}^o/k^h\mathfrak{u}^o]$,古知庄章组字今读 $[ts]$ 组声母(丹江口方言)等。另一方面,这一带北邻南阳盆地,两地交流通畅,明代曾接受了大量中原移民,方言中中原官话南鲁片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如调类和调值都与南鲁片基本一致,古蟹止山臻摄端系合口字今读开口呼韵母等。综合方言特征和历史移民,我们把这一带方言看作是中原官话南鲁片和西南官话的融合体。

总体来说,汉江上游地区就像是一个方言的大熔炉,西南官话的影响范围最广,几乎涉及所有县区,其中汉中和安康西南部受影响最深;中原官话秦陇片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汉中西部距离宝鸡、陇南较近的勉县、南郑、宁强方言中;中原官话关中片对汉江上游地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古秦岭驿道沿线及出口地区,如西乡、城固、汉滨、旬阳;中原官话南鲁片对汉江上游方言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白河、旬阳及其以东的陕鄂交界地区;江淮官话、湘语、赣语的特征主要保留在汉江上游东部地区的方言中,其中江淮官话的影响呈面状分布,湘语、赣语的影响呈点状分布,这与清代来自这些方言区的移民在汉江上游的规模及分布区域有关。汉江上游西部地区清代也有长江中下游移民进入,但由于规模相比川籍移民偏小,故江淮官话、湘语、赣语的特征在这一带方言中不明显。

游汝杰认为“方言长期互相接触和借用的另一个结果是方言的杂交,形成混杂型方言”^①,它“已经定型,自有明显的区别于他种方言的特征……不是临时性的,是当地居民世代相传的母语”^②。鄂、赣、皖、湘等地移民迁徙到汉江上游地区至今只有短短两三百年的时间,目前他们的方言仍然在互相交融,同时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因此本地区方言与“混杂型方言”的特点不完全一致,可以说正处在混杂的过程之中,是研究方言接触和交融的活标本。

二、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研究现状述评

20世纪的汉江上游地区方言研究成果丰硕,但因调查力量和研究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是在传统视野下进行的,主要表现为对本地区方言分区与归属的研究,较少涉及本地区方言中复杂的外源成分,对各种方言成分之间的接触、交融尚未给予有效的关注,将汉江流域语言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的 research 还没有展开。

①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第167页。

②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第167页。